

I 3299

3122

11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 1941

諸院部

翰林院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歷代沿革

翰林故事翰林院在右銀臺門
內麟德殿西連廊之後蓋天下

能伎術見召者之所處學士院開元二十六

年置在翰林院之南別戶向東前代即無名

名正觀中虞世南等以弘文館學士會于禁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新集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諸院部

翰林院

歷代沿革

唐翰林故事翰林院在右銀臺門

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藝

能伎術見召者之所處學士院開元二十六

年置在翰林院之南別戶向東前代即無舊

名正觀中虞世南等以弘文館學士會于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中內參謀猷號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黃門侍郎顧琮有麗正之稱開元初中書令張說又有集賢之目未有典司玄宗以四隩大同萬樞委積詔勅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偏掌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別建學士院俾掌內命至德以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敕自此北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

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近**五代**晉高祖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並歸中書舍人少年開運元年勅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各置六員**宋**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表其深嚴宥密又謂之北扉在浴堂之南便於應詔至和三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專一管勾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詔文字**大元**翰林院置翰林學士承旨及翰林學士侍讀侍講二學士有直學士翰林待制翰林修撰應奉翰林文字等官

掌制撰詞命之事凡應奉文字自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街內帶知制詔應奉街內帶同知制詔

羣書要語

翰林樞機宥密之地李肇翰林志
清華之地太宗賜蘇易簡御札

院之置尤為切近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韋執誼翰林志故事驂鑣得御既之駿出入有內司之導豐殺潔饈取給大官衾裯服御資於中庫恩之厚也同上備待顛問辨駁是非典持縑牘受遣羣務凡一世得

失動為減否職之重也並同上若乃職任之清

切曹局之嚴凝禮遇優渥賜與繁縟金坡故事發揮大猷藻繪上命隻簡片削可以動乎人神

翰林故事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

於登瀛洲哉李肇志玉署之設密邇紫闥每夜

漏既上宮鑰並入有八號令大除拜邊境急奏

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鶡之士充滿千廬典

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者豈不貴重乎金坡

遺事鼎新大壯敬金馬之直廬同上矧惟翰墨

之司專掌絲綸之命翰林志後唐學士劉昫奏

詩句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李白上君白玉
堂倚君金華省杜君王曉坐金鑾殿只待相如
草詔來李商隱銀花懸院榜神撼引風鈴李德裕
月上花磚簾捲後柳遮鈴索雨初晴錢若水
玉堂作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楊
徽之玉堂詩謾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張洙詩

古今事實

移殿鑾坡

唐制駕在大內則明福門外置學士院駕在興
慶宮則金明門內置院德宗移院於金鑾坡翰

林志

召見金鑾

唐元宗召李白見於金鑾殿降輦步迎如見園
綺李白傳

並用白麻

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其
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選用益重中書所出獨
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
授將相德音赦宥不得由於斯翰林志又元和
初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計誅拜免三公宰

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不用印會要

皆用菱紙

李德裕浸紅點書詔皆用菱汁持紙海錄碎事

詔賜金印

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印一面翰林志

親擇賜笏

李絳初入院憲宗親擇笏以賜之

居一品上

唐故事凡內宴班居一品之上

謂一條冰

陳彭年兼數職皆文翰清祕之目人見其官銜
謂為一條冰事畧

時號內相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

而不名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

可否時號內相白氏六帖

宣諭門客

唐武后朝曾宣諭卿等是我門客李衛公詩話

論當世事

李白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有詔供

奉翰林

謫天上仙

李白以翰林斥去放浪江湖嘗夜月乘舟采石
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
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號稱六絕

唐李邕號翰林六絕謂文章書翰等六事過人

唐志

號試五題

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

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蕃書批答
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曰試五題

續通典

不受謝金

寶曆元年路隋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
者必叱而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邪終無所
納

續通典

何以潤筆

草麻潤筆自唐有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
德林作詔高穎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為方伯
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

書玉堂署

宋太宗以玉堂之設其來尚矣但虛傳其號而無正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白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賜蘇易簡公捧歸私第以慶耀其親擇日懸掛仍具扁鐫于玉堂之上自待詔院吏而下咸列賀于庭公曰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即日詔宰輔暨兩制詞臣就院勅設宴帳仍各賦長韻詩以紀其事其詩目曰禁林讌會集

榜摛文堂

政和五年御書摛文堂榜賜學士院續會要

賜青團扇

唐翰林初選者試制書批答三首內庫給青綺被紫絲履之類端午賜青團扇並翰林志

賜錦長襖

學士舊規十月賜錦長襖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鵬錦金坡遺事

給綺綾被

凡初遷者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幄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供美酒是為勅設宴賜衣內殿給

青綺綾被青綾單帕紫絲履白布手巾之類蘇續志

賜紅錦袍

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淳化二年代以細花盤鵬錦袍下丞相一等蘇續志

素號槐廳

學士院第三廳閣子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蘇易簡續志

設視草臺

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

坐今但存空臺筆談

但用咨報

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劄子不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此唐學士舊規也歸田錄

不草詞頭

胡宿知制誥內都知郭懷敏勢傾中外出為和州都監召復故職宿還詞頭不草制事畧

贊之時望

太宗曰郭贊南府門人朕命掌誥制書一出人

或哂之蓋其素乏時望朕亦為之覲顏亦終不令入翰林也 長編

杲失躁競

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不使居內 同上

親近冕旒

雍熙三年敕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誥命親近冕旒 會要

同在鰲禁

宋公白賈公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鰲禁 筆談

隻日降麻

翰林所著撰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賞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勅曰御札五品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勅批羣臣表曰批答獎勲勞曰獎諭賜外國書曰蕃書醮曰青詞密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碑文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除拜以隻日鎖院隻日降麻 翰林志

聚廳分草

或郊裡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分草之蘇續志

人世仙境

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也脩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蘇續志

詞臣仙職

太宗皇帝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宰衡勲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觴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近臣曰詞臣實神

仙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迴御毫屬和以賜馬分紀

建二書閣

先是內院逼近禁闈地復狹窄前後書詔繁萃多所損潤蘇易簡乃於玉堂後廡建二書閣東西交暎藻繪間飾自是文籍有所附焉閣之上下悉畫煙嵐曉景以布之蘇志

有七盛事

學士今日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

也特定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外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勅設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也

李昉禁林讌會詩序

神撼鈴索

唐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直警急文書出入皆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李德裕為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如人引其索視之則無人後徃徃如此使人持捧潛伺于下終無所覩而數數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共准其鳴時皆應用

兵處耗聲則急緩亦如之曾莫之差眾咸異之元相詩云神撼引鈴索

翰林故事

又唐學士院

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俟小判官出授授訖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久廢蘇易簡因召對上言可其奏自是院復置鈴索焉

蘇續志

鵲棲海棠

宋朝學士院有雙鵲常棲於海棠上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鵲晁公詩云

都聞靈鵲心應喜 金坡遺事

古今文集

雜著

謝宣召入翰林表 歐陽脩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縉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固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才不適方員之用久叨塵於

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入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退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之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弃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申薄效少

答鴻恩

謝宣召入院表

蘇子瞻

詔誥春溫再命而僕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
事以常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
中謝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祕號
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
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
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
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
踈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

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胙聖神雖亮陰不言尚
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
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
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
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再謝宣召入院表

蘇子瞻

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
稽古之榮臣有素飡之愧懇辭雖至成命莫回
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爲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

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坐上功成異域
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顛愚
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
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
官試以百爲而無一可保全已幸擢用何名此
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人心存社稷
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巍巍其有
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
類以及臣顧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

謝宣召入院狀

洪邁

王言出綍從霄漢以來宣君命在門竦里間而
改觀光生圭華榮動簪纓伏念臣文習卑凡學
尤底滯久汙甘泉之橐從再聞長樂之鐘聲披
雲覩青天幸親逢於聖旦閣道通丹地忽驟覲
於仙晨共誇稽古之榮實啓臨深之懼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聖聰溥博義問宣昭煥有文章
已極高明之蘊旁招俊乂不遺嵬瑣之微倬彼
皇華施于私室臣敢不祇承嘉惠勉策駑資見
山東德化之成方竊窺於大澤動河北武夫之
聽或有助於中興

謝宣召入院表

真西山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寘北扉猥被宸綸之寵光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間終必弃遐而復用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競慙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墻以馳驅州縣之頻且

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肆筆成

文解絃更化志孚羣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陲或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卑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擿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奏翰苑名稱劄子

周必大

臣近者忘其冒昧輒引故事恭乞宸翰刻實
玉堂嘗蒙宣諭何字可代英廟嫌名伏緣直
廬之類皆未穩當倉猝未知所對連日思索敢
爲二說仰瀆睿聰臣竊見唐有集賢殿書院
蓋集賢殿之書院也其後置學士院往往因所
御宮殿而寓直焉若駕在大內即置院於明福
門駕在興慶宮則置院於金明門德宗嘗召學
士對浴堂則又移院於金鑾殿此正如漢有玉
堂殿而許臣下待詔於其側唐置書院於集賢
殿以處文學之士也今擬作玉堂之院未審聖
意以爲然否臣又聞漢因避諱改禁中爲省中
自是相承凡官舍在禁庭者通謂之省除三省
不可比擬外如後省散騎省秘書省殿中省其
名不一杜甫詩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殆
此義也若作玉堂之省亦頗近古或二者皆不
可用即乞出自聖裁臣妄陳管見罪當萬坐無
任戰慄之至

律詩

憶夜直金鑾殿

李紳

日當銀漢玉繩低深聽蕭韶碧落齊門壓紫垣

高綺樹閣連青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
檄深恩促換題明日獨歸花路過可憐人世隔
雲霓

六月十六日宣鎖 洪咨夔

禁門深鑰寂無譁濃墨淋漓兩相麻唱徹五更
天未曉一池月浸紫薇花

十一月五日鎖學士院

前人

樓頭禁鼓試初搗催草江淮督使麻落紙一簾
風雨疾不知斜墨陣翻鴉

召試學士院 王欽臣

翠翠陰陰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
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

翰林學士承旨

歷代沿革

唐玄宗始置翰林學士而無承旨
憲宗又置學士承旨永貞元年始

命鄭絪爲之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
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
居東第一閣五代後唐明宗天成八年勅翰

林學士入院必以先後為定唯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宋承旨不常置於院中久次者一人充大元翰林院置學士承旨又置學士及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之員

羣書要語

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唐制詞冠內朝供奉之班

極儒者遭逢之盛

唐文粹號令典冊皆更其手

李德裕集

詩

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

太宗賜蘇易簡

詩 白麻紅燭夜清漏紫薇天溫庭筠天上張公

子宮中漢客星

杜甫贈張四學士

翰林逼華蓋

鯨力破滄溟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同上紫

殿承恩歲金鑿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花

博韓渥詔出芝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香來楊

微之玉堂作粉署重遊來憶舊蟠桃開盡海山

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一到鰲峰最上頭宋祁守

益州以翰林承旨召以詩寄丞相

古今事實

廷老

鄭綱為內廷之老首定大計翰林志

院長

沈傳師入翰林為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
穆宗欲面命辭曰院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
宰相自知必不能因稱疾出六帖

召詢時事

韋澳為承旨與同僚蕭寘為宣宗器遇二人同
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

多識朝章

唐穆宗以杜充穎多識朝章拜為中書舍人學

士承旨本傳

論事可否

唐韋澳凡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
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
留至旦必論其可否本傳

處事機密

唐韓偓昭宗時進承處事機密與帝意合本傳

獨承密命

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
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

正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通典

九參大政

自永貞鄭絪為承旨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若此公可以昧陋不肖之積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唐元稹承旨院記

草立儲制

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洵懼召鄭絪草立儲制絪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絪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

不草相麻

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位學士上

唐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第班以官為上下憲宗永貞元年始命鄭絪為承旨位在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承旨院記又後唐明宗勅今後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一員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上五代史

賜功臣號

後唐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
節制河中同上

草直言詔

韓維除翰林學士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求直言
詔出人情大悅

擬大言賦

淳化四年上草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因擬宋
玉作大言賦以獻

進歌器戒

蘇易簡為承旨當禁直以水試歌器太宗曰聞

卿所玩非歌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
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
成念終如始固萬世之業則幸甚

並言行錄

古誥無加

張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劄曰卿文章典雅煥然
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古
訓誥亦無以加也

近世無比

王拱辰自承旨除參政不數日以憂服去除以
宣徽使召熙寧間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行

將入宣徽矣未幾除參政遂大拜近世承旨之
達無比此也同上

有旨不試

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歐陽脩有文有旨不
試後遷承旨本傳

處性自得

章得象處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事畧

賜飛白字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
太宗賜御詩二章又詔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

以賜謂宰相曰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
林中美事會要

賜上尊酒

淳化二年十二月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學士
等觀飛白及二等書體帝聞之賜上尊酒太官
設饌各賦七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
以上聞翌日帝曰朕諷讀數四有以見儒墨之
盛學士之貴也同上

就院賜物

近例就院轉官惟承旨則賜分物勅設如初拜

之禮餘不得比矣 蘇續志

然窻引燭

玉堂東承旨閣子窻格上有火然太宗嘗夜幸
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
嬪自窻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
堂一盛事 筆談

得乘廐馬

乘輿奉郊廟承旨得乘廐馬自浴堂殿由內朝
以從 蘇志

得升丹鳳

揭雞竿布大澤得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
見則上直禁中

五鳳齊飛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
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
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
廬陵詩注

三體刻賜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請以御賜二詩刻
石帝為真草行三體命待詔刻石以賜易簡 蘇志

雜著

翰林承旨謝表

蘇子瞻

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華天澤旁流及桑榆之
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
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
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
至有佞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鑿
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
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

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
僅免流亡及召而還恍於夢寐交親迎勞井邑
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報宜投閑散
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
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教才難之嘆人誦斯
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
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
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
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

切屏營之至

再入翰林謝表

蘇子瞻

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天眷有加恩復隆於
晚節使華臨幸天語丁寧簪里巷之驚觀歎朝
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
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
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
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庸累塵器使初無已試
之效但多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
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

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
明以七年之照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
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忠鯁不移庶幾長孺之
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
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
後效

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周必大

寵光下集感懼中深切以吏部設官卿列三銓
之首禁林分職命尊一老之承諒非望實之交

乎安得恩榮之並受如臣者性資昏鈍問學荒蕪綿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選除常在於衆先分毫未答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禮文獲預於討論翰苑重游典冊屢參於潤色已溢鉅鑿之量方隆天地之恩外朝高南省之班內直冠北扉之秩求閑而劇既難強於精神宜退而遷亦懼招於議論思道貪饕之誚寧干適慢之誅伏望 皇帝陛下明君知臣慈父愛子察臣吏才素短詎應付之銓衡憐臣筆力已衰難復責之翰墨收還異數改畀實能庶幾毛玠之清可踰於魏毋使鄭綯之密獨見於唐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謝表

周必大

頻年入侍徧塵清近之班兩職並陞復冒殊尤之寵賁服章於朽質被鞶策於名駒異渥鼎來危衷震惕中謝臣伏聞漢以尚書爲疾舌唐以翰苑爲腹心明光畫省之嚴夔龍接武浴殿金鑿之邃頗牧在中凡預選掄已爲要劇矧疊膺於印組足增耀於簪紳如臣者天分弗高人才

甚下自惟始願不踰州縣之間誰意晚塗寢躡
賢豪之上揆分數祈於罷免䟽榮更誤於褒遷
冠秩序於南宮進班聯於東閣胡瞻鷄特久慙
受祿之無功兼取熊魚彌愧舍生而取義二儀
施大一介命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文武生
知聖神廣運使人也器隨良竅以無遺與物爲
春舉根莠而畢遂是容賤士仍點高門惟
聖朝法令之具存初不勞於裁鑒而明主德功
之俱懋亦何待於論思第當守三尺以不欺且
復盡一心而無隱庶持孤節仰報鴻私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
班第旅次以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
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綰爲承旨學士位在
諸學士上居位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
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雞竿而布大澤
則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直
上禁中以候大凡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
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

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
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
衛公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至於張則弄相印
以候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興命也已若此則安
可以昧陋不肖之稹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
乎俛瞻仰覩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
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敬曲攻於內且決事於
冥冥之中若之無暴揚報校之慮遂忿行於私
易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
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錯直可乎哉使若

之心忽而爲他人盡數若之所爲而終不自愧
斯可矣昔魯恭王餘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
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述其
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翰林學士

歷代沿革

唐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草制然
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爲北

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
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壅

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
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
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選
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
子私人凡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郎上及諸
曹尚書皆爲之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
制誥者不作文書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
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晝直者
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
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各置六員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赦敕國書及宮禁
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
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詔書訖以進赦降德
音則先進草大詔令及外國書則具本稟奏
得畫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諭
旨則給筆札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
餘遣內侍授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畫旨
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乘輿行幸則侍從以
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凡初命爲
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淳化二年

以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知京朝官考課李沆權判吏部流內銓故事學士掌內庭書詔指揮邊事曉達邊謀天子機事密命在馬不當豫外司公事蓋防纖微間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嘗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隻日鎖院隻日降祿也

羣書要語

學士非文章則不可為金坡遺事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

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或林中厩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白居易集
居是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至矣蘇易簡集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

東坡謝表公未為近臣所著皆文士之詞也以

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室相以後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裁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劉禹錫韋處厚集記先後左右以道義輔予豈

特專文墨視草而已丁未錄三神山上曾陪鶴
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王禹偁賀同
在翰林而拜相者

詩句君臣千載會答曰忠孝一生心太宗賜蘇

易簡詩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賢真

宗賜揚億詩何處春深好春來學士家鳳書裁

五色馬鬣剪三花白居易視草北門唐學士擁

旌西去漢將軍馮道送承旨盧質赴河中節度

紫殿承恩歲金鑿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

花磚韓偓詩紫薇芒動詞初出紅蠟香殘誥未

封温庭筠上蕭翰林青綸輝暎輕前古丹地深

嚴隔世塵賈黃中宴會詩宸章照耀詠詞林李

沆玉堂作六鰲雲海冠蓬萊玉署深嚴枕斗魁

楊文公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洒春霖李

昉禁林燕會作我無謫仙句待詔沉香亭空騎

內厩馬仙仗隨雲駟東坡人間風日不到處天

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

明珠黃山谷故人飛上金鑿殿東坡次韻錢穆

父玉堂揮翰手如飛東坡玉堂晝捲文書盡鈴

索不搖鐘漏永同上

古今事實

北門學士

劉禕之遷右弘文館直學士高宗密與參決政事以分宰相權時稱北門學士唐本傳

東頭學士

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劉栖楚薦熊望

萬選學士

張鷟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唐書

八甄學士

北廳前階有花甄道冬中以日影過五甄為直入之候李程性懶常過八甄乃至眾呼為八甄學士李程傳

稱為三俊

唐李紳能歌詩諷誦多在人口穆宗召為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唐書

謂之三昧

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

謂之大三昧言去纏縛而就解脫也翰林志

李謫仙

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天上李謫仙人也薦之元宗召至金鑾殿奏頌一篇詔供奉翰林本傳

元才子

唐穆宗在東宮有妃嬪誦元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是稹所為宮中呼為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歸朝出連昌宮詞一篇奏御穆宗大悅即日拜祠部郎中知制誥後遷翰林學士

謂登瀛洲

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訪以詩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閣立本圖像以章禮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

置金鑾殿

李白召見奏頌一篇帝大悅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間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李白集序

有大手筆

唐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

士禁中書詔之大手筆多令德裕草之本傳

授大學士

張說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帝欲授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固辭乃免本傳

文思如泉

唐陸贄為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舍皆服其能嘗啓德宗今盜遍天下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

動人心陛下誠能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為也本傳

辭速若射

陸扆進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扆工屬辭敏速若射注然一時書命同寮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本傳

筆無點竄

杜讓能以學士從僖宗在蜀關東用兵書詔雲

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帝嘉之
本傳

辭皆允切

唐劉瑑字子全擢翰林學士時宣宗始復關隴
裁處叢繁詔書數十捉筆遽成辭皆允切

善內庭文

昭宗嘗金鑾作賦詔學士皆和獨陸扆先成帝
覽之歎曰正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
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陸扆傳

論中官事

李絳字深之元和中為翰林學士孜孜以正諫
為已任嘗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又次
君臣成敗為連屏本傳

論次新書

劉禕之少以文辭稱遷右弘文館直學士上元
中與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本傳

多知典故

張垆以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能伺候人主意
博涉經史多知典故

浴堂召對

柳公權爲翰林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
尤未盡不敢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本傳

內庭貯相

唐之貴文至矣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
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
庭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嘗八九劉禹錫
李絳集記

禁中視草

常袞翰林學士制視草北宮又唐至德後天子
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雖宸翰所揮亦資

其檢討謂之視草翰林志

簾內揮翰

唐李吉甫與裴均同直均草吉甫除平章制吉
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均盡紙筆
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院
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
署之盛未之有也翰林志

號爲內相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
而不名帝所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

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本傳

久在內職

鄭絀為翰林知制誥在內職十三年小心兢謹上遇之頗厚

侍御擡輦

姚崇為翰林學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

莫能書字帝勅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遂取其書其受聖眷如此並開元遺事

力士脫靴

李白少有逸才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召與筠俱待詔翰林白嗜酒日飲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沉醉殿上引足令力士脫靴

寶牀賜食

李白召見明皇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

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
及此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

山池曲宴

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每
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正
觀風通鑑

賜蓬池鱠

李白詩曰荷淨蓬池鱠天寒郢水醪唐學士初
上賜食悉是蓬池鱠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和
冰而飲蓋禁中郢水酒坊李白詩注

賜蓮花炬

令狐趙公大中初常便殿召對夜久方罷宣賜
金蓮花燭送歸院院吏以下謂是駕來俄傳學
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至尊方有之

御饌輟賜

唐德宗雅尚文雅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
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
召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
和或旬日而出

朝服始見

宋陶穀爲學士嘗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至望見上將前復却者數四左右傳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出又王曾爲翰林學士直日真宗首召之燕衣坐便殿謂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無謂朕嬾近臣

覆以禕袍

唐韋綬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禕袍覆而去其待遇如此韋綬傳

賜以寒衣

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衣否餘慶云往時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爾遂特賜繒纊令爲寒衣

綠衣賜紫

後唐莊宗即位除馮道爲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五代史

品服賜金

宋李西樞爲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荆南召爲學士閣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賜緋乃并賜

三品之服

更大典冊

李德裕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
本傳

不專辭藝

德宗以段文昌張仲仁為學士韋貫之以為學
士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唐書

父子並命

趙宗儒父驊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職林
兄弟對掌

趙光逢為翰林學士光裔知制誥兄弟對掌內
外命書士歆羨之

兄弟相繼

于休烈二子益肅及休烈相繼為翰林

便至公輔

睿聖登極段文昌杜元穎不離內庭便至公輔
及寶曆以後韋處厚恩深授選亦自翰林由是
稍為故事或不至者以為恥翰林內志

即拜平章

唐劉瑒始在翰林帝素禮遇至是手詔追還後

請問帝視案上曆謂瑒曰為朕擇良日瑒跪曰
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拜中書下
平章事本傳

作明河篇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賦以
見其志其詩末曰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
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
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
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口過謂口臭耳

進新樂章

是時禁中初重木芍藥明皇在沉香亭謂左右
曰對名花賞妃子豈可用舊樂急就翰林命李
白進新樂章白應詔揮筆立成其一章曰名花
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
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開元遺事

作賜衣詩

柳公權充翰林書詔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上
駢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
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軍賀
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

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
得春衣上悅歎賞久之

草邊將詔

封敕為翰林學士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
將詔警句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覽而善
之賜以宮錦

號下水船

姚洎為學士梁祖問及裴延裕曰頗知其人思
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
水船也洎甚慚撫言

摘葉草制

李琪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宋梁時果
為翰林學士瑣言

夢掌抽筆

偽蜀辛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
學士未幾果然

座主同任

李澣為翰林學士常升殿侍宴澣衣綠左右揖
令退澣叱之遂賜緋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會
凝入相澣當草制命開凝閣盡取器玩圖書以

歸其縱率如此 撫言

門生對草

封敖之子舜卿開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每對草綸誥不勝困弊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為座主辱門生

擢居清近

宋陳彭年新授翰林學士上賜歌詩一首因謂向敏中曰頃命學士罕曾賜詩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鮮有偕者

為卿潤色

宋錢若水為翰林學士草詔既成以進上笑曰朕欲為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引咎深切尤為精當

進狀連署

唐崔羣為翰林學士常以讜言正論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方與進來

每事裁定

宋陳彭年為學士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具載經史子籍備而後已上曰詳定所事無大

小皆俟彭年裁制而後定一句不可廢也

有宰相器

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為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事畧

真侍從臣

歐陽脩在翰林仁宗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學士歐某之文也乃悉取宮中帖子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言行錄

為好長者

晁迥字明遠遷翰林學士真宗稱迥為好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而得代言之體

事畧

誠好翰林

神宗語吳奎曰已召王安石誠好翰林學士也

神仙中人

周麟之為學士姿儀洒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笋望之者意神仙中人

言行錄

甘泉從臣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為學士有乞郡表畧曰虛忝甘泉之從臣徒作若敖之餓鬼自後乃得判他局

東軒筆錄

禁中頗牧

畢誠為翰林學士党項羗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誠論破羗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誠守河西

本傳

又宋朝李文定公迪真宗時為學士上問陝西兵幾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採取之目黃門取紙筆令具疏帝曰不

意頗牧復在吾禁中

本傳

當時楊劉

劉筠字子儀仁宗即位復召為翰林學士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為楊劉三入禁林

事畧

以宿儒處

乾德元年竇儀為翰林學士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

會要

非它官比

淳化四年以張洎錢若水並為翰林學士洎等
赴上帝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比朕常
重此官故事學士赴上有勅設當令設之

同前

覽詔甚悅

錢宣靖公若水為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
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狐兔之三穴潛疑光
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
四句正道着我意

言行錄

視草甚歡

周必大為學士召見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無
汗馬之勞致此爵位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
若大述作固當煩卿

繫年錄

常戒諸子

李昉素病心悸每數歲一發常語諸子曰我典
誥命三十年勞役憂思而致是疾爾曹當戒之

因歎老卒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
觚循堦而行忽見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
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

快活也

步入掖門

國朝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自歐陽脩輩始時號步行學士皆自左掖門下馬步入筆談

雜坐客位

國朝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坐玉堂遣吏計會直省官宰相出迎近時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翰苑羣書

朱衣雙引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李昉以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遂為例翰林志

佩魚始賜

滿宗孟為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事畧

特賜出身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摠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

國朝以來不由科第除者此二人同上按韓省
試中以兄億執政不就廷試後為館職以至兩
制未嘗賜第也

宜充修史

元祐二年勅新授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張策
脩撰職名稍卑不稱內廷密重宜充兼修國史
續通典

兄相第草制

曾文昭公肇字子開上命魯公相有視草禁中
因舉數事為戒宋朝學士第草兄制惟韓氏與

公士論榮之

言行錄

又

熙寧初韓子華

絳拜相

其弟持國雍在翰苑神宗前期預令草制注意
厚矣持國懇辭兄弟之嫌得請元符末曾子宣
爰立其弟子開直北門特命草麻示眷寵也謝
似四六談塵

弟相兄草麻

錢惟演云希白易於予為從兄也天聖三年十
二月予參鈞衡之命時希白自當制世稱弟拜
相兄草麻自古未有金坡遺事

一夕草五制

晁宗慤字世良真宗時為翰林學士一夕草除
將相五制事畧

一夕草三制

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空平章事呂大防左
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闈殿見學士蘇軾曰
呂公著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
是夕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軾一夕草三制
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
精敏間見錄

如漢制誥

治平四年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
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內侍以誥置光懷
中光不得已受於是上疏論修心之要曰仁明
武治國之要曰信賞必罰用人曰願陛下勿以
為迂闊長編

多至為相

國朝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
端揆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
人四相 真宗十五人四相 仁宗五十二人
九相 神宗十人三相自建炎至淳熙在翰苑

者七十六人而入端揆者凡八人 高宗五十
八人五相 孝宗十八人三相朝野雜記

學士久次

學士久次者晁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
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
趙清獻抃楊內翰偉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
簡度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
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公宿皆九年徐
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
綬歐陽公脩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李相州維晏

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
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高宗朝湯慶公孝
宗朝周益公始皆六年朝野雜記又學士再入
三入者宋文安兩入凡二十年李相州孫文懿
皆十二年楊文忠公范文忠公皆九年曾宣靖
馮文簡皆七年葉道卿張文定皆六年宋景文
楊宣懿皆三入而止五年渡江後周益公再入
凡九年胡端明二入跨六年久次者此二公而
已同上

學士三入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三入玉堂集云
 三入翰林皆待詔宣獻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
 李邕五人而一不拜又渡江後三入者二人胡
 端明交修王端明驥兩入者十六人張文靖守
 綦寶學宗山禮沈忠憲與求陳資政與義孫資政
 近劉閣學才邵李侍郎椿年洪文安遵錢給事
 周材洪文敏邁劉忠肅珙鄭資政聞周益公必
 大王魯公淮倪侍郎思
 父兄同為

錢文僖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正昌武以為

極盛矣其後父子入院者又有四家錢希白子

飛梁仲素莊肅蘇儀甫子容洪忠宣景伯景嚴

景盧兄弟入院三家二竇可象望之二李文靖

相州二錢希白師聖以為極盛矣其後兄弟入

院者又九家二陳文肅康肅二宋元憲景文二

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國持國二蘇文忠文定二

曾文肅文昭二字文仲理仲通三洪文惠文安

景盧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所

未有也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呂伯恭

內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橐之
臣疇若禁林之清密維時盛選屬我洪儒輟從
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具官學窮闕與文冠
倫魁增主之明洋洋晁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
虞夏之書休有德聲最於邇列是用進陟鑿坡
之邃深居鈴索之嚴虞侍燕閑輔陪遺忘鬯典
謨於三代新瞻聽於四方近天子之光允賴謀

猷之啓沃見王者之志適觀詔命之發揮往服
寵章永堅素守

謝翰林學士宣召表 蘇子由

成命莫回驚使華之優召一家竦聽望雲闕以
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中謝切以
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廊
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
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
召對頃自恭嘿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
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

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
拙踈十載江湖之間自羣魚鳥五遷臺省之要
永愧冠裳敢謂乏人遽令至此茲蓋伏遇 皇
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微意
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
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塵露至
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間見以
納忠臣亦有志

謝除翰林學士表

汪藻

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

之直既假朝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
叨塵爲懼中謝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
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
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軍書之
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誤
掣鈴之石當得瓌傑來承燕間如臣者猥以諸
生起於遐裔首尾策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
年會真人光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膺東
掖徧歷高華既時巡清蹕之屢移方驛召羣英
之未至執羈在道視草無人姑從東省之聯兼

候北門之對嘗因多病不勝狗馬之心願賜寬
恩任逐桑榆之暖孰云代匱遂使爲真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於學
每求稽古之臣罪已以言欲致銷兵之福治雖
得要人豈當材臣敢不仰佩眷知力思補報緣
綸行遠顧奚俟於丹青海嶽居微或有資於塵
露

代中書舍人謝除翰林學士表

周必大

鳳掖演綸久俟黜幽之典鑿坡裁詔誤叨僦直

之榮拜命周章捫心愧汗中謝伏以禹謨舜典
周誥商盤德意具孚雖本帝王之惻怛訓詞播
告亦須臣下之討論惟坦然明白於一心故粲
若流傳於萬世矧惟聖代丕振文風承明著作
之庭畢來俊彥金馬玉堂之士尤遴選掄宜得
名儒專承內命如臣者斷無他技累有至愚粗
知前哲之可師每歎小才之難強螢窗夜學燭
莫望於金蓮蓬戶久居班豈知於玉笋奮身一
第糊口四方叨逢盛世之旁求獲與羣賢而並
騫驟離輿淠服在高華潤色非長悵已窮於薄

一門殊曲成於私覆肆容弱植捷上華塗臣敢
不益所不能鞭其最後視淮南之報賜詎測津
涯去塞北之煙塵誓殫潤色

上歐內翰書

蘇老泉

洵布衣窮居嘗切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
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
離必合往者天子方其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
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蔡公余公爲諫官
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
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

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
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
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
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
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然仰
天歎曰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
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
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
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
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

技論思莫效居有負於厚恩切幸保全敢希進
擢豈謂忽從四戶躡寘北門以荒蕪之學而備
顧問於禁林以骯髒之文而助發揮於睿藻寵
雖至矣懼亦隨之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以
日躋智由天錫垂拱視民之阜始終典學之修
孔子多能集大成而自得高皇善任屈羣策以
無遺遂致采葑俯令視草臣敢不告謀猷于后
以聖王爲師聽漢詔於山東少補中興之治布
堯言於天下庶無內相之慙

謝除翰林學士表 洪邁

禁直重趨功未施於起草除書亟下命忽忝於
拜真人以爲榮自知不稱中謝伏念臣詞章甚
陋問學尤踈習氣拘牽生死不離於文字宦游
僥倖去來何計於鴈鳧正憐歷落之蹤趣點便
藩之召大恩無量舊觀頓還載惟玉笋之瞻儀
莫越金坡之要近在於聖世尤重正員魏二紀
之禔期董七人之占位君臣千載信嘉會以難
逢兄弟一時乃英躔之濫繼施生若此報答謂
何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稽古重華參天施化
坐明堂而朝羣后方丕顯於斯文起晉陽而爲

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
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
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
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
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
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
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
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
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
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者則又汲汲欲一識

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
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
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
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
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
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
其人已死知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
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
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切
自以爲洵之知之時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

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嶮刻斬絕之言而其
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
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
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
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徃復百折而條達踈暢
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
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
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
俯仰揖遜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
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出人

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
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
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亦求其悅已
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
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
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
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
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
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
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

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

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鴻工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律詩

答馬侍御見贈

白居易

繆入金門侍玉除煩君問我意何如
蟠木詎堪明主用籠禽徒與故人踈
苑花似雪同隨輦宮

月如眉伴直廬淺薄求賢思自代嵇康莫寄
絕交書

贈翰林

賈島

清重無過知內制從來禮絕外庭人看花在處
多隨駕召宴無時不及身馬自賜來騎覺穩詩
緣見徹語長新應憐獨向名場苦曾十餘年浪
過春

玉堂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

蘇子瞻

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

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

賀翰林侍郎二首 司空圖

太白東歸鶴背吟鏡湖空在酒船沉今朝忽見
銀臺事早晚重徵入翰林

玉版徵書洞裏看沈羲新拜侍郎官文星喜氣
連台曜聖主方知海內安

王學士入翰林

劉禹錫

廐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杳難從定知欲報
淮南詔促召王褒入九重

寄白學士

張籍

自掌天書見客稀
縱因休沐鎖雙扉
幾回扶病欲相訪
知向禁中歸未歸

上翰林

鄭獬

中使傳宣內翰家
君王令草侍中麻
紫泥金印封題了
銀燭纔燒一寸花

玉堂即事

蘇魏公

暮召從容對玉堂
歸來院吏寫宣忙
邛醪獨賜尊常酒
龍燭初然淚有香
起草才多封卷速
把麻人衆引聲長
百官班裏聽恩制
爭誦雄文出未央

贈張四學士

杜甫

翰林逼華蓋
鯨力破滄溟
天上張公子
宮口漢客星
賦詩拾翠殿
佐酒望雲亭
紫誥仍蕪縮
黃麻似六經
內分金帶赤
恩與荔枝青
無復隨高鳳
空餘泣聚螢
此生任春草
垂老獨漂萍
倘憶山陽會
悲歌在一聽

詩話

翰林同入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王禹偁賀同在翰林而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

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

主文同為

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公亦然王禹偁南省主文相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

翰苑羣書

作詩怨望

雨晴初 錢若水玉堂作

古今事實

欲訪時事

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居禁廷地居清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時世宗欲朝夕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皆用文士

開寶九年李文正盧相並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鉉直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

院四人皆江南文士也春明退朝錄

爆宿入直

爆音豹宿例自諸行尚書左右丞侍郎以下入

直各有差楊鉅翰林舊規

長春曲宴

蘇易簡為參知政事引故事為請詔自今當直

學士與樞密直學士並頒長春殿曲宴揚文公談苑

憑鼓草詔

朱勝非字藏一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

委而院無几案公嘗馮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

陶穀父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

實多微同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

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

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舊時無堪笑翰

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

望自是決意不用矣東軒筆錄

直學士院

歷代沿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他官權攝者為直官塵史云許敬宗直記室是也

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塵史云但以資淺者為之其實正官也六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凡他官入院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監類止稱權直

詩句

白麻紅燭夜清漏紫薇天温庭筠苑花似

雪同隨輦宮月如眉伴直廬李白答司馬侍

御紫殿承恩歲金鑿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

過八花磚韓偓日上花磚簾捲後柳遮鈴索

如平時係年錄

團扇親賜

汪藻字彥章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其不許入貢詔略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孫覲撰墓誌

天筆歎嘉

周麟之受詔撰張循王碑文成奏御天筆批其後

十八字曰誌銘叙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閱數四
但有歎嘉士林傳翫以爲寵

乘輿扈從

徐鳳字子儀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
入它官攝內命者不在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
令扈從遂爲故事 真西山集

本官真拜

李昉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太祖見
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
院未即真拜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

察官寓直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
郎同知貢舉內制既闕官有命監察御史王綸
時暫兼權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上稱
有典誥體竟至大用前此無察官寓直禁林亦
盛事也 周益公文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直學士院狀 洪邁

寵數荐降兼官愈優受恩已多拊已難稱竊以

代言之任最切於翰林直院之名實鄰於學士
臣之孤陋衆所鄙夷末至預榮方幸攝官而承
乏序升過分未能滿歲以爲真曾是叨塵若何
啓處願寢已行之命少須試可之長庶使微踪
獲安舊著

四辭免直學士院狀 真德秀

竊惟代言儒者之至榮方命人臣之大罪夫以
禁林之地最謂邃嚴傑直其間必簡鴻碩其猥
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載之期猥叨再入之
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願優游玉堂之廬

密勿金鑾之直何苦堅避自速嚴誅蓋以詔令
之頒最關國體文章之發皆本心源而某四忝
節麾一周星紀視人猶已憂公如家緣積思慮
之勞遂得煩悻之疾比方少瘡猶未復常雖應
酬牋翰之微莫能措手豈典掌絲綸之重可使
強顏切自省循實難堪處昔唐韋洪景以草詔
踈漏而降詘本朝范鎮以用事差誤而左遷彼
皆名儒猶坐此失况某材既陋甚而疾復縈之
倘冒昧以祇承必立臻於曠敗用是彷徨累日
不免仍控忱詞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

上件職事實拜洪造保全之恩

辭免權直學士院狀 真德秀

選掄特異震懼靡寧切惟翰苑之置官做自開
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遴
簡外廷或以校讎而充選於皇孝祖參酌有唐
肇新北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聞之彥惟材
是用寧職之拘然自淳熙已來距今餘數十載
乃若彥中而降居此惟二三人曹謂至難詎容
輕畀矧 皇上聿新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
方盍資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溫厚坦明之制伏

念其早緣干祿勉學爲文僅知塲屋剽竊之工
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壁水入典道山老歲
月於槩鉛猶慙亡補鼓風雷於號令敢謂能勝
偶徼直之虛員俾謏材而承乏身雖甚寵誼有
當辭昔在厚陵深嘉蘇軾欲循故實躡寘禁林
觀時宰臣啓奏之言尚俟人望屬饜之後况某
未能爲役何敢徼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已
行之誤渥疇可用之實能則名器不以假人允
叶一時之公論文章足以華國漸還三代之遺
風

翰林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歷代沿革

唐開元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

之士使入內侍讀乃以馬懷素與褚無量更日侍讀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選耆儒日一人以稽史籍疑義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宋**太宗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先是侍讀名秩

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珍膳夜則迭宿多召對訪問或至中夕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學士工部尚書邢昺知曹州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從尚書班例侍講學士外使自邢昺始天禧三年以張知白為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知白始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

資淺則為說書歲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
長至日遇隻日入侍邇英閣輪官講讀元祐
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建炎元
年詔特差侍從官四員充講讀官遇萬機之
暇令三省取旨就內殿講讀而翰林無講讀
之員講讀皆為經筵官矣大元翰林院置侍
讀侍講學士復舊制也

羣書要語

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
義其列於分職始自開元而朕尤

向之南豐擬制

詩句

遙知丹地開黃卷

陳后山寄蘇侍讀江沙

踏破青鞋底却結絢絲侍禁庭

山谷

古今事實

學有師法

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穆宗以
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

奏陳經義

李程字表臣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

粹擷經史

唐鄭澣文宗時為侍讀學士帝使粹擷經史為

要錄愛其博而精舉諸條擿問之隨即酬折無留

分講經史

韋處厚穆宗時與路隨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三侍學士

唐文宗召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書學士每有疑

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迭處禁密

高少逸代元裕爲侍讀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高元裕傳

入院賜宴

文宗朝李訓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

罷職復召

文宗朝鄭覃充翰林侍讀學士覃於經學稽古

守正帝尤重之及李宗閔輔政以覃爲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復召爲侍講學士

遜謝無功

崔郾姿儀秀偉人望而慕之敬宗即位拜翰林侍讀學士旋進中書舍人郾曰陛下使侍講歷年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慚曰朕少間當請益

本傳

旋閱備問

宋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甚深而

登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

在朝清介

宋申錫實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侍讀學士申錫在朝行清謹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初用時論以爲改觀

本傳

履行純謹

皇祐中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履行純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

會要

事類彙編新集卷之
七十一
記問博學

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之錫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國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

敷引時事

邢昺傳昺字叔明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嘗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據傳疏敷引之多及時事真宗甚嘉獎之

著寫宣十卷

唐王起長於博洽文宗時為翰林學士起侍講時有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對

上金華五箴

馮元明道五年為翰林侍講學士上金華五箴詔書寵之

錄帝範等篇

宋綬字公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遂錄唐謝偃

惟皇戒德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
開元臣僚所獻政典君臣正理論上之事畧

賜綵二百疋

崔郾爲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
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與人主
易於省覽上嘉之賜綵二百疋

賜錢五十萬

至和元年賜翰林學士楊安國錢五十萬仍聽
大寒暑毋入謁時安國言衰憊不任侍經席願
乞骸骨以歸故賜及之



